蜀山劍俠傳/0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三回　大雪空山 割股療親行拙孝　沖霄健羽 碧崖丹澗拜真仙

下一回▶

英瓊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勉強忍住悲懷，把李寧被蓋塞好。又將自己牀上所有的被褥連同棉衣等類，都取來蓋在李寧身上，希望能出些汗便好。這時已屆天晚，洞外被雪光返照，洞內卻已昏黑。英瓊猛想起自己尚未喫飯，本自傷心，吞喫不下。又恐自己病倒，病人更是無人照料，祇得勉強喝了兩口冷粥。又想到適纔經驗，將粥鍋移靠在火盆旁邊，再去煮上些開水同飯，竈中去添些柴火，使它火勢不斷，可以隨用隨有。收拾好後，自己和衣坐在石榻火盆旁邊，淚汪汪望着牀上的父親，一會兒又去摸摸頭上身上出汗不曾。到了半夜，忽然洞外狂風拔木，如同波濤怒吼，奔騰澎湃。英瓊守着這一個衰病老父，格外聞聲膽裂。他們住的這個石洞原分兩層，外層俱用石塊堆砌封鎖，甚爲堅固，僅出口處有一塊大石可以啓閉，用作出入門戶；裏層山洞，當時周淳在洞中時，便裝好冬天用的風擋，用粗布同棉花製成，厚約三四寸，非常嚴密。不然在這風雪高山之上，如何受得。英瓊衣不解帶，一夜不曾閤眼。直到次日早起，李寧周身出了一身透汗，悠悠醒轉。英瓊忙問：「爹爹，病體可曾痊癒？」李寧道：「人已漸好，不用擔憂。」英瓊便把粥飯端上，李寧稍微用了一些。英瓊不知道病人不能多喫，暗暗着急。這時李寧神志漸清，知道英瓊一夜未睡，兩眼紅腫如桃，好生痛惜。便說這感冒不算大病，病人不宜多喫，況且出汗之後，人已漸好，催英瓊喫罷飯後，補睡一覺。英瓊還是將信將疑，祇顧支吾不去。後來李寧裝作生氣，連勸帶哄，英瓊也怕她父親擔心勞累，勉強從命，祇肯在李寧腳頭睡下，以便照料。李寧見她一片孝心，祇得由她。英瓊哪能睡得

安穩，纔一閤眼，便好似李寧在喚她。急忙縱起問時，卻又不是。李寧見愛女這種孝心，暗自傷心，也巴不得自己早好。誰想到晚間又由寒熱轉成瘧疾。是這樣時好時癒，不消三五日，把英瓊累得幾乎病倒。幾次要下山延醫，一來李寧執意不許，二來無人照應。英瓊進退爲難，心如刀割。

到第六天，天已放晴。英瓊猛想起效法古人割股療親。趁李寧昏迷不醒之時，拿了李寧一把佩刀，走到洞外，先焚香跪叩，默祝一番。然後站起身來，忽聽一聲鵰鳴。擡頭看時，祇見左面山崖上站着一個大半人高的大鵰，金眼紅喙，兩隻鋼爪，通體純黑，更無一根雜毛，雄健非常。望着英瓊呱呱叫了兩聲，不住剔毛梳翎，顧盼生姿。若在往日，英瓊早已將暗器放出，豈肯輕易饒它。這時因爲父親垂危，無此閒心，祇看了那鵰一眼，仍照預定方針下手。先捲左手紅袖，露出與雪爭輝的皓腕。右手取下櫻口中所銜的佩刀，正要朝左手臂上割去。忽覺耳旁風生，眼前黑影一晃，一個疏神，手中佩刀竟被那金眼鵰用爪抓了去。英瓊罵道：「不知死的孽畜，竟敢到太歲頭上動土！」罵完，跑回洞中取出幾樣暗器同一口長劍，欲待將鵰打死消氣。那鵰起初將刀抓到爪中，祇一擲，便落往萬丈深潭之下。仍飛向適纔山崖角上，繼續剔毛梳翎，好似並不把敵人放在心上。英瓊惟恐那鵰飛逃，不好下手，輕輕追了過去。那鵰早已看見英瓊持着兵刃暗暗追將過來，不但不逃，反睜着兩隻金光直射的眼，斜偏着頭，望着英瓊，大有藐視的神氣。惹得英瓊性起，一個箭步，縱到離鵰丈許遠近，左手連珠弩，右手金鏢，同時朝着那鵰身上發將出去。英瓊這幾樣暗器，平日得心應手，練得百發百中，無論多靈巧的飛禽走獸，遇見她從無倖免。誰想那鵰見英瓊暗器到來，並不飛騰，擡起左爪，祇一抓便將那隻金鏢抓在爪中；同時張開鐵喙，朝着那三支連珠弩，好似兒童玩的黃雀打彈一般，偏着頭，微一飛騰，將英瓊三支弩箭橫着銜在口中。又朝着英瓊呱呱叫了兩聲，好似非常得意一般。那崖角離地面原不到丈許高下，平伸出在峭壁旁邊。崖右便是萬丈深潭，不可見底。英瓊連日衣不解帶，十分勞累傷心，神經受了刺激，心慌意亂。這崖角本是往日練習輕身所在，這時因爲那鵰故意找她麻煩，惹得性起，志在取那鵰的性命，竟忘了崖旁深潭危險，也未計及利害，就勢把昔日在烏鴉嘴偷學來的六合劍中穿雲拿月的身法施展出來，一個箭步，連劍帶人飛向崖角，一劍直向那鵰頸刺去。那鵰見英瓊朝它飛來，倏地兩翼展開，朝上一起，英瓊刺了一個空，身到崖角，還未站穩，被那鵰展開它那車輪一般的雙翼，飛向英瓊頭頂。英瓊見那鵰來勢太猛，知道不好，急忙端劍，正待朝那鵰刺去時，已來不及，被那鵰橫起左翼，朝着英瓊背上掃來，打個正着。雖然那鵰並未使多大勁，就它兩翼上撲起的風勢，已足以將人扇起。英瓊一個立足不穩，從崖角上墜落向萬丈深潭，身子輕飄飄地往下直落，祇見白茫茫兩旁山壁中積雪的影子，照得眼花繚亂。知道一下去，便是粉身碎骨，性命難保。想起石洞中生病的老父，心如刀割。正在傷心害怕，

猛覺背上隱隱作痛，好似被甚麼東西抓住似的，速度減低，不似剛纔投石奔流一般往下飛落。急忙回頭一看，正是那隻金眼鵰，不知在甚麼時候飛將下來，將自己束腰絲帶抓住。因昔日李寧講過，凡是大鳥擒生物，都是用爪抓住以後，飛向高空，再擲向山石之上，然後下來啄食，猜是那鵰不懷好意。一則自己寶劍業已剛纔墜入深潭；二則半懸空中，使不得勁。又怕那鵰在空中用嘴來啄，祇得暫且聽天由命，索性等它將自己帶出深潭，到了地面，再作計較。用手一摸身上，且喜適纔還剩有兩支金鏢未曾失落，不由起了一線生機。便悄悄掏出，取在手中，準備一出深潭，便就近給那鵰一鏢，以求僥倖脫險。誰想那鵰並不往上飛起，反一個勁直往下降，兩翼兜風，平穩非凡，慢慢朝潭下落去。

英瓊不知道那鵰把她帶往潭下作甚，好生着急。情知危險萬狀，事到其間，也就不作求生之想了。英瓊膽量本大，既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反借此飽看這崖潭奇景。下降數十丈之後，雪迹已無，漸漸覺得身上溫暖起來。祇見一團團、一片片的白雲由腳下往頭上飛去。有時穿入雲陣之內，被那雲氣包圍，甚麼也看不見。有時成團如絮的白雲飛入襟袖，一會兒又復散去。再往底下看時，視線被白雲遮斷，簡直看不見底。那雲層穿過了一層又一層，忽然看見腳下面有一個從崖旁伸出來的大崖角，上面奇石如同刀劍森列，尖銳嶙峋。這一落下去，還不身如齏粉？英瓊閉目心寒，剛要喊出「我命休矣」，那鵰忽然速度變快，一個轉側，收住雙翼，從那峭崖旁邊一個六七尺方圓的洞口鑽了過去。英瓊自以爲必死無疑，但好久不見動靜，身子仍被那鵰抓住往下落。不由再睜雙目看時，祇見下面已離地祇有十餘丈，隱隱聞得鐘魚之聲。心想：「這萬丈深潭之內，哪有修道人居此？」好生詫異。這時那鵰飛的速度越發降低。英瓊留神往四外看時，祇見石壁上青青綠綠，紅紅紫紫，佈滿了奇花異卉，清香馥郁，直透鼻端。面積也逐漸寬廣，簡直是別有洞天，完全暮春景象，哪裏是寒風凜冽的隆冬天氣，不由高興起來。身子纔一轉側，猛想起自己尚在鐵爪之下，吉凶未卜；即使能脫危險，這深潭離上面不知幾千百丈，如何上去？況且老父尚在病中，無人侍奉，不知如何懸念自己，不禁悲從中來。那鵰飛得離地面越近，便看見下面山阿碧岑之旁，有一株高有數丈的古樹，樹身看去很粗，枝葉繁茂。那鐘魚之聲忽然停住，一個小沙彌從那樹中走將出來，高聲喚道：「佛奴請得嘉客來了麼？」那鵰聞言，仍然抓住英瓊，在離地三四丈的空中盤旋，不肯下去。英瓊離地漸近，早掏出懷中金鏢，準備相機行事。見那鵰不住在高空盤旋，這是自然迴翔，不比得適纔是借着它兩翼兜風的力，平平穩穩地往下降落。人到底是血肉之軀，任你英瓊得天獨厚，被那鵰抓住，幾個轉側，早已鬧得頭昏眼花，天旋地轉，那小沙彌在下面高聲喊嚷，她也未曾聽見。那鵰盤旋了一會兒，倏的一聲長嘯，收住雙翼，弩箭脫弦般朝地面直瀉下來。到離地三四尺左右，猛把鐵爪一鬆，放下英瓊，重又沖霄而起。

這時英瓊神志已昏，暈倒在地，祇覺心頭怦怦跳動，渾身痠麻，動轉不得。停了一會兒，聽見耳旁有人說話的聲音。睜開秀目看時，祇見眼前站定一個小沙彌，和自己差不多年紀。聽他口中道：「佛奴無禮，檀越受驚了。」英瓊勉強支持，站起身來問道：「適纔我在山頂上，被一大鵬將我抓到此間。這裏是甚麼所在？我是如何脫險？小師父可知道？」那小沙彌合掌笑道：「女檀越此來，乃是前因。不過佛奴莽撞，又恐女檀越用暗器傷它，累得女檀越受此驚恐，少時自會責罰於它。家師現在雲巢相候，女檀越隨我進見，便知分曉。」這時英瓊業已看清這個所在，端的是仙靈窟宅，洞天福地。祇見四面俱是靈秀峯巒，天半一道飛瀑，降下來匯成一道清溪。前面山阿碧岑之旁，有一棵大楠樹，高祇數丈，樹身卻粗有一丈五六尺，橫枝低極，綠蔭如蓋，遮蔽了三四畝方圓地面；樹後山崖上面，藤蘿披拂，許多不知名的奇花生長在上面。綠苔痕中，隱隱現出「凝碧」兩個方丈大字。英瓊雖然神思未定，已知道此間決少兇險，便隨那小沙彌直往樹前走來。見那樹身業已中空，樹頂當中結了一個茅棚，心想：「這人在這大樹頂上住家，倒好耍子。」及至離那山崖越近，那「凝碧」兩個摩崖大字越加看得清楚。忽然想起白眉毛和尚所留的紙條，不禁脫口問道：「此地莫非就是凝碧崖麼？」那小沙彌笑答道：「此間正是凝碧崖。家師因恐令尊難以尋找，特遣佛奴接引，不想竟把女檀越請來。請見了家師再談吧。」英瓊聞言，又悲又喜：喜的是上天不負苦心人，凝碧崖竟有了下落；悲的是老父染病在牀，又不知自己去向，怕他擔心加病。事到如今，也祇好去見了那和尚再作計較。一面想，一面正待往樹心走進時，忽聽一聲佛號，聽去非常耳熟。接着面前一晃，業已出現一人，定睛看時，正是峨眉縣城內所遇的那位白眉毛高僧。英瓊福至心靈，急忙跪倒在地，眼含痛淚，口稱：「難女英瓊，父病垂危，現在遠隔萬丈深潭，無法上去侍奉老父。懇求禪師大發慈悲，施展佛法，同弟子一起上去，援救弟子父親要緊。」說時，聲淚俱下，十分哀痛。那高僧答道：「你父本佛門中人，與老僧有緣，想將他度入空門，纔留下凝碧地址，特意看他信心堅定與否。後來見他果然一心皈依，真誠不二，今日纔命佛奴前去接引。它隨我聽經多年，業已深通靈性，見你因父病割股，孝行過人，特地將你佩刀抓去。你以爲它有心戲弄，便用暗器傷它，它野性未馴，想同你開開玩笑。它兩翼風力何止千斤，一個不小心，竟然將你打入深潭，它纔把你帶到此地同老僧見面。它適纔向老僧報告，一切我已盡知。你父之病，原是感冒風寒，無關緊要。這裏有丹藥，你帶些回去與汝父服用，便可痊癒。病癒之後，我仍派佛奴前去接引到此，歸入正果便了。」英瓊聞言，纔知那鵬原是這位老禪師家養的。這樣看來，老父之病定無妨礙。他既叫帶藥回去，必有上昇之法。果然自己父親之見不差，這位老禪師是仙佛一流。不禁勾起心思，叩頭已畢，重又跪求道：「弟子與家父原是相依爲命，家父承師祖援引，得歸正果，實是萬千之幸。祇是家父隨師祖出家，拋下弟子一人，伶仃孤苦，年紀又輕，

如何是了？還望師祖索性大發慈悲，使弟子也得以同歸正果吧。」那高僧笑道：「你說的話談何容易。佛門雖大，難度無緣之人；況且我這裏從不收女弟子。你根行稟賦均厚，自有你的機緣。我所留偈語，日後均有應驗。糾纏老僧，與你無益。快快起來，打點回去吧。」英瓊見這位高僧嚴詞拒絕，又惦記着洞中病父，不敢再求，祇得遵命起來。又問師祖名諱，白眉和尚答道：「老僧名叫白眉和尚。這凝碧崖乃是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，四時常春，十分幽靜，現爲老僧靜養之所。你這次回去，遠隔萬丈深潭，還得借佛奴揹你上去。它隨我多年，頗有道術，你休要害怕。」

那旁小沙彌聞言，忽然嘬口一呼，其聲清越，如同鸞鳳之鳴一般。一會兒工夫，便見碧霄中隱隱現出一個黑點，漸漸現出全身，飛下地來，正是那隻金眼鵬。口中銜着一支金鏢、三支弩箭，兩隻鐵爪上抓了一把刀、一把劍，俱是英瓊適纔失去之物。那鵬放下兵刃暗器，便對英瓊呱呱叫了兩聲。這時英瓊細看那鵬站在地下，竟比自己還高，兩目金光流轉，周身起黑光，神駿非凡。見它那般靈異，更自驚奇不止。那鵬走向白眉和尚面前，趴伏在地，將頭點了幾點。白眉和尚道：「你既知接這位孝女前來，如何叫她受許多驚恐？快好好送她回去，以贖前愆，以免你異日大劫臨頭，她袖手不管。」那鵬聞言，點了點頭，便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向英瓊身旁蹲下。白眉和尚便從身旁取出三粒丹藥，付與英瓊，說道：「此丹乃我採此間靈草煉成，一粒治你父病，那兩粒留在你的身旁，日後自有妙用，以獎你的純孝。現在各派劍仙物色門人，你正是好材料，不久便有人來尋你。急速去吧。」英瓊正要答言叩謝，一轉眼間，白眉和尚已不知去向。祇得朝着茅棚跪叩了一陣。那小沙彌取過一根草索，繫在那鵬頸上。叫英瓊把兵刃暗器帶好，坐了上去。這番不比來時，一則知道神鵬與白眉和尚法力；二則父親服藥之後就要痊癒，還可歸入正果。真是歸心似箭，喜氣洋洋，一絲一毫也不害怕。

當下謝別小沙彌，坐上鵬背，一手執定草索，一手緊把着那鵬翅根，一任它健翮沖霄，破空而起。眨眨眼工夫，下望凝碧崖，已是樹小如芥，人小如蟻。那鵬忽然回頭朝着英瓊叫了兩聲，停止不進。英瓊急忙擡頭往上下左右看時，祇見頭上一個伸出的山崖，將上行的路遮絕，祇左側有一個數尺方圓的小洞。知道那鵬要從這洞穿過，先警告自己。忙將雙手往前一撲，緊緊抱着那鵬兩翼盡頭處，再用雙腳將鵬當胸夾緊。那鵬這纔收攏雙翼，頭朝上，身朝下，從洞中穿了上去。適纔下來時，是深不見底；如今上去，又是望不見天，白茫茫盡被雲層遮滿。那鵬好似輕車熟路一般，穿了一層雲層，又是一層雲層。到了危險地方，便回頭朝着英瓊叫兩聲，好讓她早做防備。把一個英瓊愛得如同性命一般，不住騰出手來去撫弄它背上的鐵羽鋼翎。似這樣在鵬背上飛了有好一會兒，漸漸覺得身上有了寒意，崖凹中也發現了積雪，知距離上面不遠。果然一會兒工夫，飛上

山崖，直到洞邊降下。

這時日已銜山，英瓊心念老父，又不願那鵰飛去，便向那鵰說道：「金眼師兄，你接引我去見師祖，使我父親得救，真是感恩非淺！請你先不要走，隨我去見我爹爹吧。」那鵰果然深通人意，由着英瓊牽着頸上草索，隨她到了李寧榻前。恰好李寧尚在發燒昏迷，並不知英瓊出去半日，經此大險。當下英瓊放下兵刃暗器，顧不得別的，淚汪汪先喊了兩聲爹爹，未見答應。急忙掌起燈火，去至竈前看時，業已火熄水涼，急忙生火將水弄熱。又怕那鵰走去，一面燒火，一面求告。且喜那鵰進洞以後，英瓊走到哪裏，它便跟到哪裏，蹲了下來。這時英瓊真是又喜又憂又傷心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會兒工夫，將水煮開，忙把稀飯熱在火上。舀了一碗水，將李寧推了個半醒，將白眉和尚贈的靈丹與李寧灌了下去。一手抱着鵰的身子，目不轉睛地望着榻上病父。不大工夫，便聽李寧喊道：「英兒，可有甚麼東西拿來給我喫？我餓極了。」英瓊知是靈丹妙用，心中大喜。三腳兩步跑到竈前，將粥取來。那鵰也隨她跳進跳出。李寧服藥之後，剛剛清醒過來，覺得腹中飢餓，便叫英瓊去取食物。猛見一個黑影晃動，定睛一看，燈光影裏，祇見一個尖嘴金眼的怪物追隨在女兒身後，一着急，出了一身冷汗。也忘了自己身在病中，一摸牀頭寶劍，祇剩劍匣。急忙持在手中，從牀上一個箭步縱到英瓊的身後，望着那怪物便打。祇聽吧嗒一聲，原來用力太猛，那個怪物並未打着，倒把前面一個石椅劈爲兩半，劍匣也斷成兩截。那怪物跳了兩跳，呱呱叫了兩聲，並不逃走。李寧心急非常，還待尋取兵刃時，英瓊剛把粥取來，放在石桌之上，忽見李寧縱起，業已明白，顧不得解釋，先將李寧兩手抱住。急忙說道：「這是凝碧崖白眉師祖打發它送女兒回來的神鵰，爹爹休要誤會。病後體弱，先請上牀喫粥，容女兒細說吧。」那李寧也看出那怪物是個金眼鵰，聽了女兒之言，暗暗驚喜。顧不得上牀喫粥，直催英瓊快說。

英瓊便請李寧坐在榻前，仍是自己端着粥碗，服侍李寧食用，並細細將前事說了一遍。李寧一面喫，一面聽，聽得簡直是悲從中來，喜出望外，傷心到了極處，也高興到了極處。這一番話，真是消災去病，把英瓊準備的一鍋粥，喫了個鍋底朝天。李寧聽完之後，也不還言，急忙跑向鵰的面前，屈身下拜道：「嘉客恩人到來，恕我眼瞎無知，還望海涵，不要生氣。」那鵰聞言，把頭點了兩點。李寧重又過來，抱着英瓊哭道：「英兒，苦了你也！」英瓊原怕那鵰生氣，見李寧上前道歉，好生高興。猛想起父病新癒，不能勞累，忙請李寧上牀安息。李寧道：「我服用靈丹之後，便覺寒熱盡退，心地清涼。你看我適纔喫那許多東西，現在精神百倍，哪裏還有病在身？」英瓊聞言，忽然覺得自己腹中飢餓。況且嘉客到來，祇顧服侍病人，忘了招待客人。急忙跑進廚房，取出幾件腊野味，用刀割成細塊，請鵰食用。那鵰又朝着英瓊叫了兩聲，好似表示感謝之意。英瓊

又與它解下繩索，由它自在喫用。自己重又胡亂煮了些飯，就着剩菜，挨坐在李寧身旁，眼看那鵰一面喫，自己一面講。這石室之中，充滿了天倫之樂，真個是苦盡甘來，把連日陰霾愁鬱景象一掃而空。

李寧見那鵰並不飛去，知道自己將要隨它去見白眉和尚，惟恐愛女心傷遠離，不敢說將出來。心中不住盤算，實在進退兩難，忍不住一聲短嘆。英瓊何等聰明，早知父親心思，忙問：「爹爹，你病纔好，又想甚麼心事，這般短嘆長吁作甚？」李寧祇說：「沒有甚麼心事，英兒不要多疑。」英瓊道：「爹爹還哄我呢。你見師祖座下神鵰前來接引，我父女就要遠離了，爹爹捨不得女兒，又恐仙緣惜過，進退兩難。是與不是？」李寧聞言，低頭沉吟不語。英瓊又道：「爹爹休要如此，祇管放心。適纔凝碧崖前，女兒也曾跪求師祖一同超度。師祖說，女兒不是佛門中人，他又不收女弟子，不久便有仙緣來救女兒。日後爹爹雖在凝碧崖參修，有這位金眼師兄幫助，那萬丈深潭也不難飛渡。女兒雖然年幼，恨不得立刻尋着一個劍仙的師父，練成一身驚人的本領，出入空濛，飛行絕迹。照師祖的偈語看來，也是先離後合。日後既有重逢之日，愁它何來？實不瞞爹爹說，女兒先前也想不要離開爹爹纔好。自從這次凝碧崖拜見師祖之後，又恨不能爹爹早日成道，女兒也早一點沾光。至於深山獨居之苦，爹爹見了師祖之後，就說女兒年幼，求師祖命這位金眼師兄陪伴女兒，在洞中朝夕用功，等候仙緣到來。豈不免卻後顧之憂，兩全其美？」